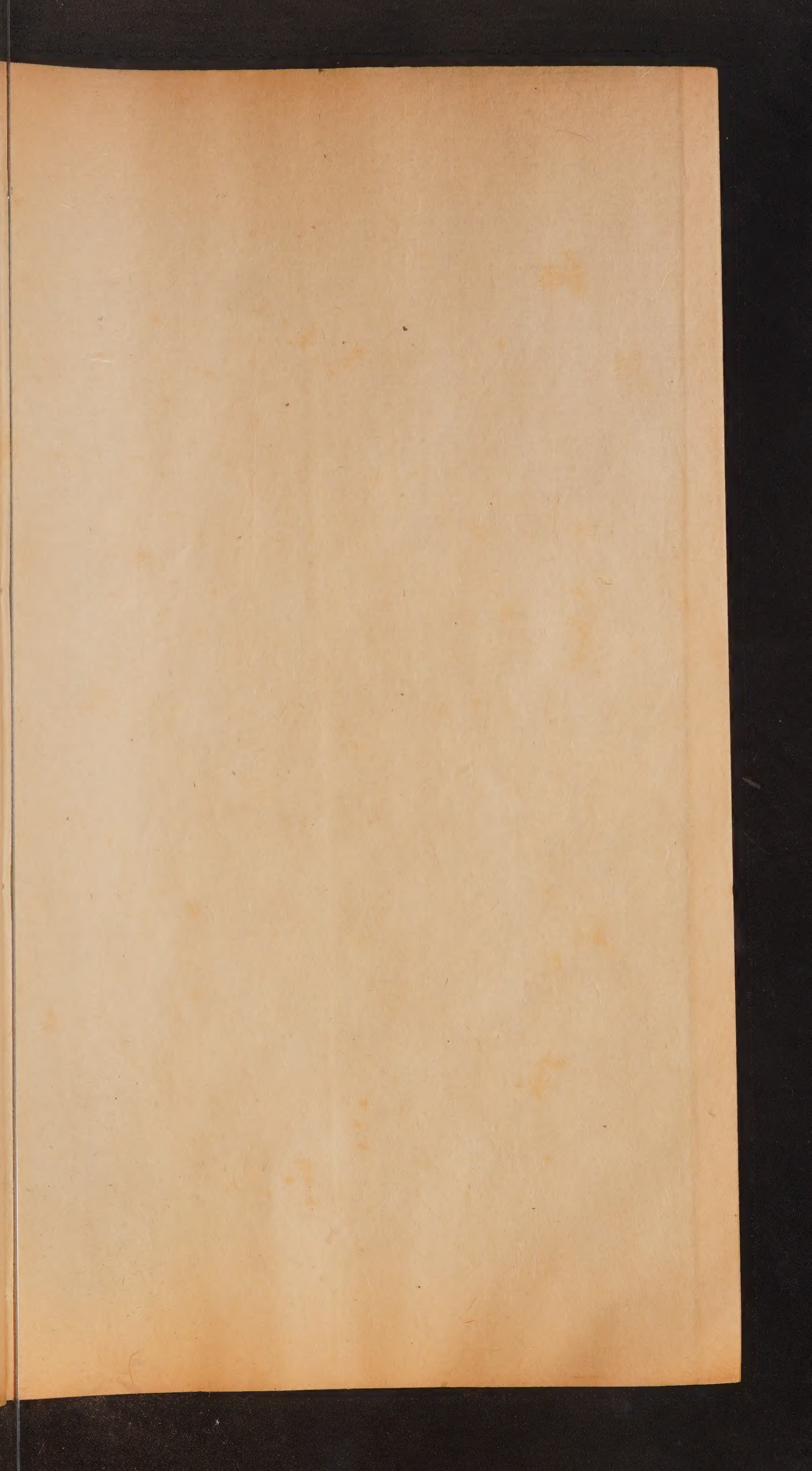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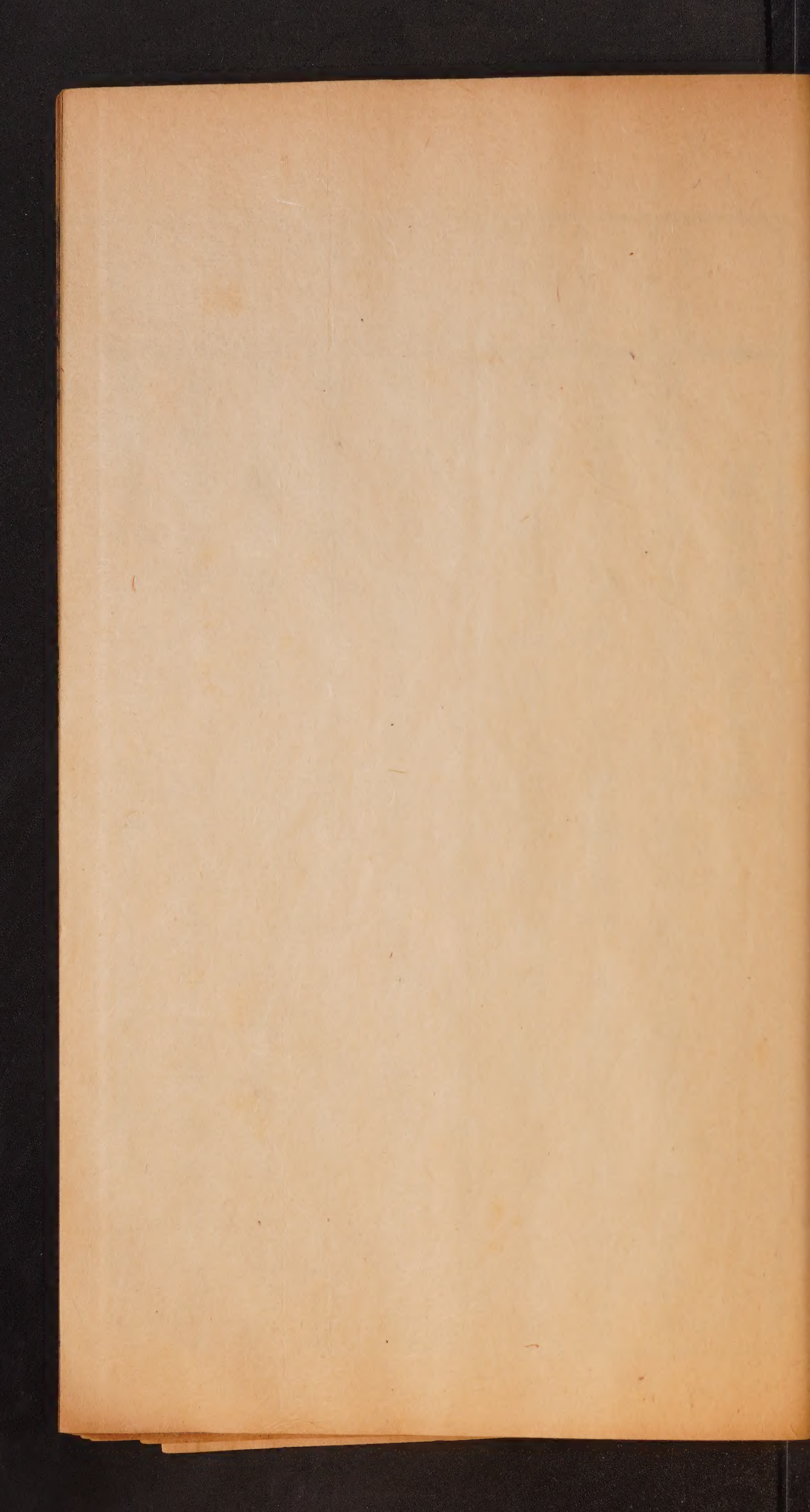










此奏以和陰陽立說一意反覆

奸臣事君凡天地變異夷狄盜賊危亡之情一切隱諱不以直告而草木雲霞悉指爲盛時祥瑞以眩君心彼烏知燮理陰陽順時布治宰相責也循古立政君德播流宰相事也而寘之慮哉相也

魏相明堂月令奏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脩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主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木爲仁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 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爲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 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金爲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 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爲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爲權 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

可謂賢矣

漢時以卦氣論治

奉順陰陽與上陰陽未和等句相顧

司下土。土爲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兹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與兌治則饑。秋與震治則華。冬與離治則泄。天地之氣不閉密也夏與坎治則雹。明主謹于尊天。愼于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乘治也節授民事。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禮讓可興。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奸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

天子之義一段大要在敬天法祖

高祖之順時令一服制尚然則四時施行政事可推以為法

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
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
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
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蕭何周昌謹與
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王陵叔孫通春夏秋冬天
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
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
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
之中謁者趙堯舉春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李舜舉夏兒湯
舉秋貢禹舉冬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

孝文之乖于時令者德惠之施也尚以爲非宜況嚴刻者乎

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罷軍卒卒之疲於軍事者御史大夫朝錯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敕掾吏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

眞德秀曰。按月令之書。雖起秦世。然先王之制存焉。

漢典頗用其畧。如春行寬大之令。布封賞之恩。以至秋冬理獄。十月而後不復論囚。

類皆本之月令自高帝時有趙堯等分舉四時之制至是魏相爲宣帝言之其後李尋告哀帝謂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令通知月令之意而盛夏斬人識者知王莽之必亡後漢陳寵魯恭亦嘗論此大略皆原於月令云

陳仁子曰宣帝好祥瑞之心甚於孝武相逆窺其心素矣故今日條郡國逆賊風雨明日秉易陰陽明堂月令以陰陽災異之說日警醒之而不使好祥瑞之私項刻藏于胸次譪

然古大臣儆戒之忠也

張以忠曰明王立政奉若天時未有違陰陽之和而能致太平之理者必從時令說得實有關涉方是大經濟手此文切寔閎深精理淹貫確然經世鴻章也

此篇深中孝宣刑名法律之病

首把桓文說起因及孝文以孝文起自側室之子孝宣起自廢嫡之後皆天意也溫舒正欲啓之緩刑以應天意故先云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云云

皇天之所以開至聖句終前天以開聖

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人意將說入孝宣與天合符宜應天意

從正始受命歸到省刑即仲舒春秋大一元右陽而在陰尚生而惡殺之指

至此始見正意前所謂滌煩文除民疾正謂此

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受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室披肝膽决大計出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止也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鬱于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

深切痛快之詞過于賈生之太息至謂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尤詵得悲傷

夫人情一節議論曲盡獄

薰氣烝也心實禍蔽塞以上十失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𢇍古絕字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治獄寧失不常之禍不濫無罪之人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

史之弊

說入情事酸楚之極

設喻引起下文正是上書

下何求而不得故因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讀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畏為上所卻退則精熟周悉致之法中）蓋奏當之成（當謂處其罪）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咎繇即皋陶）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極媮為一切（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畫獄木吏尚不入不對況眞實乎）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

本意且收束前面許多說話有照應有關鍵

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山藪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于汙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恥病也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林希元曰漢宣用刑深刻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可見矣溫舒此書可謂對病之藥

張以忠曰深言刑獄之害古今同痛誠採時名議惜今日臣子無以此言告諸

當宁

此頌西京之變體也蓋浸淫乎六朝矣說出君臣遇合大略都盡而風格韻度翩翩可誦曾讀範經三頌者方知此頌之工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荷負也旃氊也獸毛之褥也被服也純緜繒布也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藜野菜唅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今臣僻在西蜀生于窮巷之中長于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恭敬也惟思也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

工用相得句人馬相得句與下文聚精會神相得益章意相聯屬皆借容形主之法

以工用相得人馬相得作三段干將齧膝爲賢臣之

苦骨終日矻矻（勞極之貌）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巧冶鑄匠干將劒名也樸未成也淬燒劒令熱清于水中以取利也鋒刀也越砥砥磨石名也斂謂磨也鍔劒刃也）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塵塗（利劒斬斷蛟犀若以篲掃路塵言甚易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傷壞馬口敝捐鞭杖）而不進于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齧膝乘旦皆良馬駕則旦至故以爲名）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王良韓哀古善御者靶音霸謂轡也）縱騁馳騖忽如影靡（如日影之疾沒）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如行歷一小塊之間）追奔電逐遺風（遺風風之疾也）周流八

喻百丈不混萬里一息爲平治之喻

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嘔喻和悅貌）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跡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成王封伯禽于魯周公戒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故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于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爲不若君故不至也夫

自故服絺綌至此引言聖主下賢之誠

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于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課而竝至矣匡合即一匡九合

繇此觀之君人者勤于求賢而逸于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悃誠信也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梁奧幽也渫狎也辱汙也離此蔬食釋此木蹻蹻以繩爲屩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

自人臣亦然
至此言賢臣
詘于不知己
而伸于知己

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𢘆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于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蟋蟀蟲名世謂之蜻蛚蜉蝣渠略也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利見之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皇天也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于邦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鍾琴名也漢書多借假故以遞爲號羿逢門善服射者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髯拔

此是至論

兩句狀出君臣相得之情千年以來獨暢

宣帝是時使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故褒此頌及之

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髯號故名其弓曰烏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翕然交歡。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翶。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爲君之道冀大平而優游今已大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

[illegible]故聖主至篇末言君臣相得其功業之弘至于如此結語若不其緊而意寔究測

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林希元曰聖主得賢臣世道所繇以泰也聖賢論治莫先于此此頌曲盡其理格言美句不一而足宜經生傳誦以爲膾炙

胡時化曰此篇起句有案體蓋褒爲宣帝徵召爲此頌起四句設譬自叙第一節且謙辭叙應詔之意第二節勉宣帝審已正統第三節

方論賢者國家之器用第四節論聖主得賢臣之功第五節論人臣之遭遇第六節總論臣主相得之美時上頗好神仙故未段不取彭祖喬松之事

張以忠曰此文婉切綿麗似專以葩藻爲工者然味其氣格自是高勁



明主可與忠言謂老臣不以餘命重爲陛下明言誰當復言之者篤信力行不近就不回撓凜然古大臣風又不特才智已也

充國欲多積穀屯田以守先零似老師費財也而卒以成功其中必有用間行謀離其黨與困其腹心以

趙充國上屯田奏一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于外則福生于內不可不愼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日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茭乾芻也藁禾稈也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廟勝謂謀于廟堂而勝敵）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

爲勝者

雄謀在此老成之將直陳所見

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隍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倪

恕曰禦敵莫急于兵屯兵莫急于食食不足則兵不能多兵不多則敵不可遏是固屯田之制不可不講也嘗考古今屯田往往皆無一定之所葢因時度宜而爲之宣帝之時先零罕开解仇結盟侵擾邊鄙當時議論欲褁糧深入一舉而滅之充國知其未可也以爲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則四夷必有乘其敝者莫若屯田以全取勝田于浩亹積穀金城卒能破先零下罕开振旅而還中國不知其勞豈非屯田之利哉

陳仁子曰先儒言韓信善將兵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愚謂趙充國善用兵破降西羌只是分數明此一便宜之事也兵用幾人粟用幾斛屯田利幾倍省漕運幾何破先零幾時如架屋者胸中歷歷先有成筭振凱以還如抽矢箙中取諸寄耳後諸葛亮用蜀也田渭濱與充國意合嗚呼皆分數明也

張以忠曰兵勢夷情晝如指掌故其經畧處置歷歷精明非老成之將未易有此識力

貴謀賤戰老臣擒王手段全在此

充國奏疏乃兵家計策其寔不在于屯田也先零罕开類皆爲合勢不能久充國故欲以計挫之其曰兵難踰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又曰兵當以全取勝是幾也宣帝及在廷諸臣未

上屯田奏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蠻夷習俗雖殊于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薦稠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般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受言去者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諭也羌虜即羌賊也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

有能知之者充國往復議論不過糧草多少爾幾初不露也蓋人見其調度異于尋常故輸試任之而充國尋亦凱還在邊自冬涉夏未嘗收粒粟不然五月穀將熟詎肯留以資敵耶充國之答告星賜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至是宣帝益始語其戍矣

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步為一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甲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離遭也墮謂因寒瘃而墮指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

時先零叛而罕开未有變充國欲先誅先零則罕开不煩兵而服矣

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埶九也 間謂將之間隙也

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 大开小开皆羌種也

治隍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 橋城軍行安易若于枕里上過也

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唐仲友曰守屯田議與亞夫堅壁事體同獨充國尤難蓋七國變急羌兵諸將所輕又充國自薦非亞夫乃文帝所屬之比

張以忠曰以全盛之漢經營一隅即整兵深入亦未必不足成功但充國本謀意在蓄威昭德不在折衝耀武共爲國家根本慮固深遠矣彼夫挾一將之任疾擊要功者豈可與之同日語哉

漢時萬餘里之地而僅以數千人守之必有長策似謂一隊數千人也

上屯田奏三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屯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木樵爲高樓以望敵也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也）便兵弩飭鬬具（便利也飭整也）烽火幸通埶

充國受命平羌不希功于旦夕也審形便計利害守便宜循而行之終底厥績蓋戰勝之形定于未戰固老成之長慮哉

恐猝然有犯復沮成謀李牧備鴈門亦謹斥堠守圍堡而已或胡人小小寇犯亦堅守不出卽此意

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亾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各亍其處瓦解自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

內不傷威武之重

意外籌度

老臣忠言

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澹給也）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德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媮苟且也）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

義久留天誅久留言不早殄滅賊也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張栻曰漢將孰賢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于勇而謀不謹也充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遽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經歷之多思慮之深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將之病在于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而為不可動之計其

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于果于用而不恤百性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爲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强西戎坐消焉此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復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在宣帝時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爲相必能爲國家圖冊制度爲後世思安養百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其下風耳

張以忠〔國〕時西羌反天子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

敞條入粟贖罪以佐軍興會羌虜且破轉輸畧足相給議寑不行設是時充國不爲坐撫之計則兵連禍結繇役繁而國用竭矣中國當孝武窮兵虛耗之後其能堪此哉觀[illegible]乃稱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者蓋[illegible]可見焉非武賢輩所知也

楊雄不受單于朝書字字飛走此篇關鎖起伏曲盡其體亦可誦也

此處只平平叙事而得失自見

一篇大指

自堯舜至此言帝王之地

賈捐之罷珠厓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危言直言也敢昧死竭卷卷卷讀拳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此禹貢之辭漸入也朔北方也暨及也迄至也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

不廣

自及其衰至此言周末秦興廣地之害

獻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越裳國名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謂昭王爲楚所溺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于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鸞旗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于車上大駕出則陳于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于後也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

自稱聖漢至此言文帝不廣地之利

借武帝時窮兵之事以諷切當時一一應前甚緊密

獨先安之（安之言何所適往）于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校謂數計也）乃探平城之事（探追計也）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

父戰于前數句摸寫眞切

後漢匈奴傳唐李華弔古戰場文全用此語意

曲盡戰死之痛

自孝武皇帝至此言武帝廣地之害

言極激切

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于前子鬬傷于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于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洟流被面以入于口故言飲泣也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擠墜也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

至此纔提出珠厓

與嚴助論閩越不當伐同意

又非獨珠厓破主上所嚮

棄之不足惜二句方露一篇本指

此又以近事言之

僮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
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
矣何况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
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
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顓顓猶區區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
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
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
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
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
錢續之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况

議論正大明切千古不可易此秦漢以下之深病也

于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用猶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林希元曰此篇言珠厓當罷以當時事埶觀之誠爲有見今珠厓已入職方爲文物之邦捐之之策又似贅矣葢古今之時不同事埶亦異不可執一論也今之議論安南者多拾捐之餘論其亦未之思爾

張以忠曰鏡已事之得失權今時之利害言言切中而文氣特蒼勁精整

侯應罷邊備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

邊塞事

自古及今虜情如一轍

即單于亦安保其必不生心犯約

深慮

開邊釁者必出中国

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㷭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

情所必有

至此議益精明文益緊醒

多没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門（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直死枯僵墮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一切謂權時也）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

屬單于怪其不罷故便詞焉平騎嘉曉單于從應之議也

于漢自稱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恩德也隙啟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陳仁子曰自易有重門擊柝之象而城戍之守已立自傳有周索戎索之語而戎夏之分已辨國不可無備久矣抱虎而寢安保其不噬枕蛟而卧安保其不躍狼子野心變詐可畏其强也則有嫚書之辱其弱也則有渭上之朝未易以俄而測也呼韓單于求保漢庭而遽欲撤備戎心果可恃乎侯應之

言葢漢之所恃以存者嗚呼漢之邊患非爲甚而西次之唐之邊患西爲甚而非次之爲國不可以無備而况踈且忽乎

唐順之曰愈出愈奇

張以忠曰時呼韓巳誅非邊之警不過慮及匈奴苟單于不爲寇害則巳安用保塞爲也况戎心叵測安知其不以此欵我侯應之議葢究觀邊事之終始曲盡虜情之難制議論精明尤爲警醒



引詩書春秋易論語凡二十二縂無架疊之病最有法度文字

自竊見以下凡七八轉忠誠惻怛之意藹然見于言外非積于中者厚不能及也

自首至死無所恨叙欲言之志臣子迫切之至情可見矣

劉向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徵證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也惟思忠臣之義。一攄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杼謂引而泄之也臣聞舜命九官。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韶舜樂名舉簫管之屬示其備也于韶樂九奏則鳳凰見其容儀擊鐘鳴磬而

和字乃一篇綱領

自舜至幽厲以後皆含君子小人意在其中

賈山告漢文借秦爲喩劉向告漢成亦引周與春秋之事其言周之興衰而証以詩及引春秋所書災異文法皆自左氏來其厚重博大猶有漢初氣象

歷言和之事

百獸相率來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言感至和也西郊言文王始受命作周也雜遝衆賢罔不肅和雜遝聚積之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內萬國驩于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于下天應報于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釐讀來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

引詩書者當法此體

此下已令君子小人意爲後張本

一一猜伏後案

叙日月之薄蝕以及山川之易處霜雪之失時人君信讒之害凜凜可畏

前叙周家之盛則以以和叙和句結斷此叙其衰則

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薄迫也謂被掩迫也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

以不和句結斷

蹉應衆賢和于朝二句

敘得錯綜

總得妙

歷言春秋災異

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賢人在下不肖居上故云易位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厲王無道下不堪命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彘彘晉地幽王見殺爲大戎所攻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阤二阤下頹也彗星三

一部魯史爛熟胸中

叙次有法故不覺其冗

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齊一之魯一之晉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鵒來巢者皆一見蜮短尾狐也鸜水鳥也蜚負蠜也晝冥晦雨木氷雨木氷者氣著樹木結爲氷也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菽謂豆也大雨雹雨雪靁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蠭午猶雜沓也螽即蝗也螟蟲之食苗心者也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于貿戎貿戎地名也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蓋晉敗之也伐其郊郊周邑也昭二十三年正月經書晉人圍郊鄭傷桓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中王肩事在桓五年秋戎

劉向條災異封事三　西漢

繇此以下數句結上文和不和之祥異然後說入時事正文章大關鍵處

今陛下以下方歷言時事

讒邪如蚊集而忠正如晨星良可歎恨

執其使（隱十年冬經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春秋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天子召而不往也）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莊公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為君）遂至陵夷不能復興（陵夷謂卑替也）繇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渾殽雜亂也）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揉和也）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于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朝臣舛午膠戾乖剌（言志意不和各相違）

正臣進者以後說得最反覆

一一暗應前議

遵衰周以下一結上至原其所以又說起

昔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曹輩）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埶之人子弟鱗集于朝（鱗集言其相次如魚鱗）羽翼陰附者衆輻湊于前（輻湊言如車輻之歸于轂也）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賢被斥日以乖離也）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軼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

循詩人之所刺句總括得盡

上多疑心四字乃一篇眼目

此推本之論

醇正之文

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稠多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紛亂也）況甚于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繇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還收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

句句打入

治亂以下一結上至是羣小又詆起

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迭互也）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于魯李斯與叔孫俱宦于秦（叔孫叔孫通也）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

重提翻案妙甚

此言不和之狀

歐陽公朋黨論倶本此

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謟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二府丞相御史也）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詆毀辱也）流言飛文譁于民間（譁譁也）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倶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

向言到此苦心直指黑白

此言不和之由明目張膽

至此方露出上封事主意

今陛下以下總承上文一一結應

爲戒以上皆一一應前漢

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交戟謂宿衛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四放謂誅四凶也）而孔子有兩觀之誅（少正卯姦人之雄孔子誅魯司寇七日誅之于兩觀之下兩觀謂闕也）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迹察謂尋其餘迹而察之）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歷謂歷觀之謂思其本）考祥應之福省

人論事多如此

確論

劉向封事全是論天人感應之理董仲舒而後此爲再覯

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省視也揆度也）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險言曰詖）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杜塞也）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肺附謂肺腑相附附著猶言心膂也）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以由也）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眞德秀曰更生于正邪賢否之辨一篇之中反復數四可謂深切乃卒不能開孝元之惑不明之君可與言哉恭顯自宣帝時莞樞機至

元帝立遂大用事陷蕭望之于獄殺之更生此對元帝之六年也是年湛猛黜賈捐之死又數年猛自殺其後京房嘗一言之亦死終元帝世敢言恭顯者惟更生房二人而更生忠懇惓惓又非房匹他如貢禹匡衡號稱大儒曾微一言敢及之者故皆致位王公而更生甘心廢錮不肯少詘精忠峻節千載之下猶高仰之彼貢禹輩視之眞可媿死

樓昉曰鋪叙有倫首尾相應又須要看向所處是

何地位味其書詞方知其忠愛懷惻之意
與他人不同

張以忠曰當時以孝元柔闇而恭顯明比其間豈孤
忠得進之日而向獨敢以杜羣枉開衆正
侃侃陳辭可謂不畏彊禦矣嗟嗟古之事
君蒙死竭忠今之事君袖手焚溺袖手不
足言猶有黨邪而誤國者獨立不懼伊誰
其人時事如此誠可悲悼

此等文字爲忠誠第一

向諸疏皆善叙事

此與前篇所言意同然前篇意尚隱而未露至此則盡露矣其言憤激切當讀之可爲酸鼻者使王氏能

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六卿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管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

因其言而改其失豈有後日覆宗之禍漢成知禍而不知避卒自取敗亡尤爲可恨然則如更生者劉氏王氏之忠臣也

上言春秋猶是遠者此引先秦漢初爲鑒則事益近而情益切矣

此方論漢氏言漢高之世外戚擅權幾危而幸以存

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皆昭王母之弟也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皆其弟也專國擅埶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二世齋于望夷之宮閻樂以兵殺之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席猶因也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

今王氏以下總入本題論得激切

曲盡王氏所以篡漢之故

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内魚鱗左右魚鱗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汚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寄託也内爲汚私之行而外託治公之道也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東宮大后所居也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管執樞機朋党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説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絶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

本色援引

忠憤之論讀之尚可流涕

而弟宵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磐互磐結而交互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皇甫周卿士也周后寵之故處于盛位權光于朝武安侯田蚡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微當作徵）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冠川下有石自立三石為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

孝宣以下所以全安王氏之策

至此尤自懇惻

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戚降爲皁隸皁隸卑賤之人也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于無形銷患于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援引也謂升引黜而附近之也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于今六卿必起于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

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陳仁子曰漢宗室之忠無如劉章劉向二人呂氏外戚也欲危劉氏則章力護之王氏亦外戚也欲危劉氏則向力排之觀此封事千載尚爲流涕異時章得誅諸呂劉向不得誅諸王者何也葢章之志得行而有平勃以主其盟向之無功不幸而不遇平勃也

張以忠曰痛心刺骨之論忠愛惻怛流自至誠使孝

成悟用其言漢宗寧不鞏於磐石乎而竟

如以水投石良足悲矣



論山陵乃以此起議論自是奇偉

用堯舜禹湯發明前面賢聖之君與孔子論詩等意又用高祖定都一事發明

諫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王者象天地人三統故存三代）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帝旣滅秦將都雒陽感寤

前富貴無常意

自首至此言國家無常之理以明其無益其用意深遠矣

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于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廁側近水也霸陵山北頭廁迹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

此段收拾上意

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于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列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于畢秦穆公葬于雍槖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于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于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東西南北言周游行道不得專任本邦故墓須表識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

自孝文至此歷指古之聖帝明王賢臣孝子薄葬之得

又收拾上三段總鎖

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于嬴博之閒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可隱謂人立可隱肘）而號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于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于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于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嚴襄者謂莊襄始皇父）皆

自吳王至奢儉之得失也歷指吳秦昏主暴君厚葬之害

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周章陳勝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

又一鎖

周德既衰以下復舉周魯奢儉之事發明之然已說吳秦事此又舉周魯事覺先後倒置令人文便循序決不如此

子孫衆多後嗣再絕俱因孝成無嗣而發是極警動處

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繇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即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大萬）

步步有關鎖

一篇文字遞遞接引許多典故來只以此數句收合

億也○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惽焉惽惽謂不了惑于此事○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

結果此謂片言有萬鈞之勢眞宗匠手段

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撫謂規度墓地也

陳仁子曰劉向惓惓不忘君故事事不忘諫獨于事大者不從事小者又不能即從何也傳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此事君法也向于恭顯用事則言恭顯趙后專嬖則言趙后王氏竊權則又言王氏蓋小弁親親之義當時皆掣肘牽愛而不之行至若昌陵一役疲民大甚可以專自

斷制者向言之而一不之行遂羣臣皆曰不便而始詔日罷之向亦未嘗有他志噫家國之念深而其辭苦君臣之義大而其情安始不忌而終不怨忠矣哉

林希元曰諫厚葬首言國家無常存之理意易世之後終不能保以見其無益也用意深遠矣中言古今聖帝明王賢臣智士薄葬之得以爲勸言吳秦昏王暴君厚葬之害以爲戒其言必旁喻遠引所以孚化人主使浸注滋潤入其言而不覺也可謂善于立言

善于告君矣人臣進言于君當以爲法

張以忠日歷援故實絕無縫鬭而聲調尤磔磔雲霄

間此最醒切之作



